

蔷薇案件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蔷薇花案件

萧士太 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南昌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中篇侦破故事集共收五篇作品：《蔷薇花案件》、《五粒蝴蝶扣》、《奇怪的“四脚蛇”》、《两只黑宝石戒指》、《地下堡垒的覆灭》。这些故事通过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斗争，展现了我公安战士机智勇敢、视死如归的崇高形象，也表现了阶级敌人凶残狡诈与垂死挣扎的反动面目。作品语言通俗生动，情节离奇曲折，扣人心弦。有些故事发表之后，被全国许多报刊争相转载，深受群众喜爱。

蔷薇花案件

萧士太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瑞昌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6万字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136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10·395 定价：1.10元

序

祁连休

萧士太同志是一位热心从事通俗文学创作的中年作家，同时又是一位积极投身民间文学事业的民间文学工作者。最近几年，他在通俗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工作中都很有成绩，受到了人们的赞誉。在民间文学方面，他先后搜集、整理了一百多篇传统民间传说故事和新民间传说故事，其中的新民间故事《如此恋爱》，已被收入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《民间文学作品选》。他还跟旁的同志一起编选了《中国土特产传说》、《庐山的传说》。这两本书出版后反应都非常好，前者在1979—1982年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时曾获得荣誉奖，后者曾获得江西省建国三十五周年文艺作品一等奖。在故事创作方面，他先后在《故事会》、《布谷鸟》、《鹃花》等多种刊物上发表了十数则新故事和九部中篇故事（其中有三部是与友人合作的）。即将问世的这本《蔷薇花案件》，便是他近几年来中篇故事创作的一个选集。

本书所收的五部中篇，描叙的都是解放初期我公安人员不畏艰险，深入虎穴，终于粉碎敌人阴谋，将潜伏特务集团一网打尽的侦破故事。这几部作品颇受广大读者欢迎，《五粒蝴蝶扣》获湖北《布谷鸟》一等创作奖，有的作品也被好

些报刊争相转载，并不是偶然的。概括地讲，这些中篇具有如下的特点：（一）传奇性强，引人入胜。它们情节离奇惊险，悬念迭起，环环相扣，读来津津有味，往往欲罢不能，读后会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乐趣，带来欣赏故事的满足。（二）通俗易懂，读者面甚广。故事有头有尾，发展线索清晰，错落有致，叙述方式富有民族特色，语言明白晓畅，能读能讲，符合我国群众的欣赏习惯，粗通文字的读者也易于接受，甚至连不识字的人也喜欢听。（三）思想内容健康。它们寓教于乐，通过娓娓动听的故事激励人们热爱祖国，热爱社会主义事业，给读者以启迪，带给他们一种积极、向上的力量。这几部作品跟目前世上流布的某些以色情、恐怖、荒诞、迷信的情节迎合少数人不健康的趣味，借以换取票房价值的出版物显然是大相径庭的。应当承认，这几部作品的艺术水平并不完全一致。我觉得其中的《蔷薇花案件》、《五粒蝴蝶扣》、《地下堡垒的覆灭》艺术性较高，它们不光以情节取胜，而且比较注意塑造人物形象，在不同程度上刻画出人物的个性，跟那种类型化的人物是有区别的。小说、故事、戏剧、电影等叙事文学作品，如果不着意刻画人物，塑造典型，势必缺乏深度，很难达到应有的艺术境界。

我和萧士太同志相识已有数年光景。他的事业心强，热情高，工作十分勤奋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他几乎天天都在琢磨故事，不断地记，不断地讲，不断地写，一心扑在故事上，这种精神是很感人的。他的故事不是闭门杜撰的。他的创作素材大都是从群众中搜集的。他每到一处都留心发现故事创作素材和记录群众中流传的故事，而且常常盛情邀请善讲者给他讲故事，从日积月累的大量素材中加以提炼，才熔

铸出一篇又一篇，一部又一部的故事新作。他的故事创作，不论是短篇还是中篇，常常先打好腹稿便有意识地拿到各种场合去讲去议，通过讲出实践，虚心听取群众意见，不断加以丰富和润色，最后才用文字写定。从讲出到写定，短则数月，长则一二年、二三年。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些中篇，洋洋几万言，技巧娴熟，落笔颇快，十天半月便能脱稿，似乎很不费力。殊不知他在握笔之前，是下了相当大的功夫的。这大约就是萧士太同志故事创作的诀窍。

当然，萧士太同志创作的这些中篇故事并不是没有不足之处。从发展的眼光来看，读者无疑会对这位日渐成熟的中年作家的作品，在思想、艺术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。譬如，创作题材需要逐步扩大，以便更好地反映新时期的社会生活，对原有的侦破题材，也应有新的开拓；人物刻画尤其需要下功夫，以期塑造出各种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；语言的进一步锤炼，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的多方面探索，亦将有助于艺术质量的提高。

我国的通俗文学历史悠久，有着优良的艺术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。最近几年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我国的通俗文学又开始生机勃勃，涌现了一批很有朝气的作者和不少有相当质量的作品。通俗文学创作空前活跃，发展的势头喜人。通俗文学的复苏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城乡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⁶，并且在促进创作的民族化、大众化方面对当代文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本世纪三十年代，鲁迅先生曾经预言：“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、费罗培尔的。”（《南腔北调集·论“第三种人”》）我们相信，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群众欣赏能力的提高，我国通俗文学的创作水平和艺术

质量将不断提高，在此基础上将产生一些优秀的作家和无愧于时代的作品。对于包括萧士太同志在内的所有从事通俗文学创作的作家，我们寄予热切的期望。

一九八五年春于北京

目 录

序	祁连休 (1)
蔷薇花案件	(1)
五粒蝴蝶扣	(64)
奇怪的“四脚蛇”	(121)
两只黑宝石戒指	(152)
地下堡垒的覆灭	(190)

蔷薇花案件

一、珍贵的礼物

解放初期的一天，上海发电厂总工程师陆宗祥五十大寿。宽敞的厅堂里张灯结彩，高朋满座，笑语声声，喜气洋洋，显得格外热闹。

陆宗祥为什么受到人们这样的尊敬呢？这是有原因的。他不仅是一位有名的电业专家，更有一颗爱国之心，一副铮铮铁骨。解放前夕，他拒绝了国民党的威逼利诱，和工人们一块参加了护厂斗争。后来，在地下党的全力支持下，历尽艰辛，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，迎来了新中国的艳阳天。

现在正当客人们向陆宗祥频频道贺的时候，驻发电厂军代表，代表陈毅市长登门向陆总工程师祝贺来了。接着，市公安局孙其副局长也派通讯员送来了贺礼。两位政府要员的贺词与贺礼，顿使厅堂蓬荜增辉，更使陆宗祥感到脸上添光。这时，贺寿热烈气氛达到了高潮。陆宗祥从通讯员手中接过孙副局长送来的一只精致的红盒子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幅中堂。他慢慢舒展开来，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：益寿延年。那笔触苍劲有力，雄健浑厚，恰似龙飞凤舞。满堂宾客顿时

齐声称赞：“好书法！”陆宗祥刚挂好中堂，不知谁说了句：“还有一件呢！”陆宗祥这才发现盒子里面还躺着一样用红绸布包着的東西，打开一看，竟是只银光闪闪的手表。

陆宗祥看着这只手表，心里说：孙副局长呀，孙副局长，自从在护厂斗争中与你相识以来，深受你的教诲。今天你送来的亲笔中堂，已使我坐卧不宁，再送手表，你叫我陆宗祥怎么承受得了啊！他激动地把表捧在手里，掂了一掂，呀！怎么这么沉哪？再一看，啊！他惊讶了。怎么办呢？只因为陆宗祥平时就有品评手表的爱好，孙副局长今天送来的不是一般手表，而是一只比黄金表还要名贵的稀有白金表呀！如此珍贵的礼物，我陆宗祥受之有愧啊！

陆宗祥感到不安起来，他觉得应该向孙副局长当面表示谢意：您的盛情我心领了，但礼物无论如何不能收。等宾客一走，他就直往公安局而去。

陆宗祥来到公安局局长办公室，孙副局长不在，他被陈毅市长找去开会了。一位姓盛的秘书接待了他。

盛秘书四十来岁，瘦削的身材，白皙的皮肤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。他听了陆宗祥的叙述，看了看这只白金手表，想了想，说：“陆总工程师，这件事叫我难办啊！表是孙副局长送给你的贺礼，我把它收回，恐怕不妥吧。”陆宗祥想想也有道理，便说：“那好，等孙副局长回来后我再来。”

陆宗祥刚走出办公大楼，就见从大门外驶进来一辆吉普车，车子一停，“噚，噚，噚”从车上跳下三个人来。为首的一个，三十左右年纪，高个儿，方脸盘，两道浓眉下一双眼睛显得沉着、坚定。走起路来步伐矫健、利索，一股生气

勃勃的军人气质。他是谁？市公安局侦察科科长关涛。关涛原是陈毅部下一位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年轻指挥员。上海解放以后，是陈毅将军亲自把他留下来，派到公安局任侦察科长的。紧跟在关涛身旁的，是他的两位助手，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。一个姓蔡名力，长得五大三粗，膀阔腰圆，浑身肌肉鼓着疙瘩，好象永远有使不完的劲；一个姓王名允，中等个儿，体形稍瘦，但显得灵巧精明。

今天，他们三人刚执行任务回来。关涛他们一下车，一眼便看见了站在大楼下面的陆宗祥，连忙走上前去，说：“陆总工程师，你怎么来啦？”

关涛曾经去过几次电厂，跟陆宗祥打过交道，他们已经很熟悉了。陆宗祥听到关涛主动叫他，连忙迎了上来，说：“关科长，你回来得正好，有件事想劳驾您。”接着便把孙副局长送白金手表的事说了一遍。最后，他掏出手表，交给关涛说：“孙副局长的心意我领了，请你一定代我表示谢意。”

关涛听着就感到奇怪，这会儿他接过表来一看，的确是一只非常名贵的白金手表，但是，表壳却是光滑平整的，既无牌名，也无厂名，更不知是哪个国家的产品。更稀罕的是，这只表好似囫圇一个，严丝密缝，连表盖也不知从何处开启。在一旁的蔡力和王允也看呆了。

看着，看着，关涛双眉紧锁，疑窦顿起：这是孙副局长送的吗？会不会有人冒充呢？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陆宗祥，陆宗祥却以十分肯定的口吻说：“没错，是放在孙副局长送来的中堂盒子里的，我亲手从通讯员手中接过的。”

关涛听说是通讯员送去的，立即吩咐王允去问通讯员，王允回来报告说，中堂盒子确实是通讯员送去的。通讯员

从孙副局长处拿了中堂以后，一直没有离手，只是在送礼的路上被一个走路人撞了一下，但盒子并没脱手；他也没有到其他地方去过。但盒子里到底有些什么，他没打开过，不知道。

关涛正觉得事情蹊跷，孙副局长打来电话了，叫他立即去一下。关涛马上带着陆宗祥和蔡力、王允一起来到了孙副局长的办公室。

他们走进局长室，只见孙其副局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。他，四十来岁，也许因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缘故，他过早地增添了白发。他遇事稳重，话语不多。

陆宗祥一见孙副局长，紧走几步，双手紧紧握住对方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孙副局长，您的盛情我心领了，可这么贵重的白金手表，我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呀！”

孙副局长一怔，但语气还象往常一样平稳地问：“送什么手表？我好象还没那么阔吧！”陆宗祥一听愣了。关涛连忙插上去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，然后把表递了过去。孙副局长看了表，双眉紧锁起来，连连摇头。

是谁送表还要借公安局长的名义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关涛的脑海里猛然闪过一个念头：陆宗祥是发电厂的总工程师，电厂又是上海的眼睛。敌人早就打电厂的主意了，“二六轰炸”就是以电厂为重点轰炸目标的。如今，敌人会不会改变手腕，施展更毒辣的招数从暗中破坏呢？想到这里，他向孙副局长建议，把这表送技术科检查一下。孙副局长顿了顿，也点头同意了。

蔡力和王允马上拿了手表去技术科，过了一会，只见两个人神情紧张地回来报告说，经检查，表内装有定时炸

弹，爆炸时间是三天后的下午四时正。定时装置外形是一朵极小的蔷薇花。

一听是定时炸弹，陆宗祥惊呆了。孙副局长脸色严峻起来，他愤愤地说：“看起来，敌人的行动倒蛮快的呀！”

原来，这次会上，陈毅市长就一再强调要公安局重点保护发电厂。孙其今天就是趁会议休息的空隙，赶回来找关涛研究具体部署的，没想到敌人已经动手了。

接着，他们便分析起这件突然发现的案子来。开始有人感到迷惑不解，这么个小小的炸弹，能有多大威力，能炸毁那么大一个发电厂？但是经过仔细分析认为：如果发电厂内隐藏着敌人，到时候设法把陆工程师引到要害处，敌人的阴谋就可能实现。看法统一后，孙副局长总结说：“敌人既然打上门来，我们只得应战了。我意见：一，这两天陆总先不戴这块表，来个‘引蛇出洞’让敌人先急一急，说不定会自动跳出来呢！如果有人向您打听有关表的事，请立即与我们联系。二，立即查清这块手表的来历。这件事由关涛负责。三，看来，这是一个大案，事关保卫上海人民生活和安全。有问题必须立即向我汇报！”

二、手表的来历

为了查清这块表的来历，第二天一早，关涛和蔡力、王允分头行动。三个人整整奔波了一天，晚上回来一碰头，结果是一无所获。在这么大的上海，要寻找一只手表的主人，真好比大海捞针！这一夜，三个人都没睡好觉。

第三天中午时分，关涛头戴礼帽，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

眼镜，西装革履，步履潇洒地穿行在人群熙攘的南京路上。这时，他来到了一片门面不太显眼兼营收购的钟表店。他刚走到柜台前，店老板就笑容可掬地迎上来。关涛接过老板敬来的香烟，吸了一口，便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有个朋友有块手表，因急于要一笔钱用，想把表脱手，开价就要五百万。我看这手表半新不新的，能值这么多钱吗？一时拿不定主意。你先生是行家，我想请你看看，帮我估估价。”

老板一听面前这位阔客，谈吐不凡，想必有些来历，不敢怠慢，忙说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先生既然信得过小店，本人一定为先生效劳。”“那就谢谢你了。”关涛一面说，一面就掏出了白金手表，递了过去。老板接过手表，顿时眼睛一亮，呀！白金手表！光是这表壳上的白金，也不止值五百万哪！不禁脱口赞道：“好表，好表哇！”关涛不露声色地问：“何以见得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老板忙收住话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老板见这块表太名贵了，有心出六百万把它收进来，也好捞它一笔。但后悔自己万不该一时冲口而出，把表说得太好了。你这么一惊呼，对方还肯脱手吗？所以马上转口说：“表倒是好，只是没有厂标，没有牌名，不好估价。如果先生不愿收进的话，本店倒可以破费，付现钞六百万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”

关涛想：呵呵！敲到我头上来啦！便神秘地凑上前去，轻声说：“不瞒先生说，我也是吃这行饭的，我那朋友跟我打了赌，说是如果我能报得出此表的家门，就把这块表送给我。我真被他‘将’住了，听说先生你是钟表老行家了，所以特意来向你请教的，如果你先生能指点一二，增长

鄙人的见识，我是不会白白烦劳你的。”老板一听，心想：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尤其这号人物，不能怠慢，忙满脸堆笑，说：“先生您太客气了！不过，这块表确属罕见，我也说不出它的来历。如果先生要弄清它的来历，我倒可以给您介绍一个人。”“谁？”“老广东。”“老广东？”关涛在钟表同业公会也曾听到过有这个人，不过还不清楚他的下落，如今听老板提起，便问：“他是不是姓马，曾经是个钟表巨商？”“对对！此人过去也开过几家钟表店，可惜因生性好赌，把多年挣起来的几间店输了个精光，落到做起了钟表贩子。但他见多识广，算得上罕见的钟表专家！只要找到他，包你解决问题。”“此人现在何处？”“要说他确切去处，这就难了。他终日东游西荡，收货进货，倒卖转手，象只无头苍蝇，没个定准。”老板略一沉思，好象想起了什么，

“不过，此人自从在赌上栽了跟头，倒是洗手不干了，但他还有个爱品茶、好饮酒的嗜好。茶楼酒肆少不了他这位座上客，也是他洽谈生意的场所。”

关涛听老板这么一说，心中暗暗着急：难找啊！这么大的一个上海，茶楼酒肆成千上百，岂不又要大海捞针吗？时间不允许呀！

老板在一旁看出了关涛焦急的神情，加上他自己也想快点弄到点好处，便安慰说：“先生不必着急，只要他在上海，就不愁找不着。四马路一带经常有做表生意的，我也帮你打听打听。”

关涛一听，连声道谢说：“好！只要鄙人进财得利，定忘不了老板你的好处。”说完告辞走了。

为了争取时间，当天下午关涛又和蔡力、王允分头行

动，查访了好几个地方，仍然杳无音讯。怎么办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眼见夕阳西照，一天又要过去了。这时，关涛忽然想起钟表店老板说的，那表商有喝酒品茶的爱好，何不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坐等一会？青莲阁虽不是个十分热闹的茶楼酒肆，但也以小巧雅致而小有名气。

关涛来到了青莲阁，挑了一个临窗的座位坐了下来，要了几碟小菜，打了一壶好酒，一边自斟自饮，一边双眼不时地注意着在座的品茶饮酒之客。

关涛坐了好一会，也没看出哪个是老广东，心里不免有些着急，又不好一个个去打听，这可怎么办？对！来他个“放钩等鱼来”吧，只要你老广东在，就不愁你不自动亮相。关涛这么一想，就把袖管卷起一道，让手腕上戴着的那块白金手表露出来，就着从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，把手腕晃了几晃，那亮闪闪的白金手表，好象是一面小镜子，“刷！刷！”把日光反射过去，在茶楼里闪了几闪。这一闪不打紧，对面角里座位上一个瘦矮个子，“嗖！”两道目光就被吸引了过来。关涛已看在眼里，便不动声色，悠然自得地从盘里拈了几颗油氽花生米，丢进嘴里，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。

那瘦矮个子坐不住了。他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，满脸堆笑，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问关涛：“先生可是贵姓刘？”

“不，我姓张。”关涛听其音，心想：莫非此人就是老广东？他怎么开口就问我是不是姓刘呢？看来其中有奥妙。

关涛便招呼道：“先生喝酒吗？请坐！你贵姓？”

“嘻嘻！鄙姓马，人称‘老广东’。”

“啊！久仰，久仰！”关涛高兴得几乎跳起来。他连忙

请老广东入座，大大方方地对茶楼伙计说：“我有客，打壶最好的酒来，再添几只好菜来。”老广东忙说：“别客气，别客气！素昧平生，怎好叨扰呢？”关涛说：“唉！都是生意场上人，讲啥客气！一回生二回熟嘛。”老广东几杯好酒一下肚，更来劲儿了，指着关涛手腕上的表说：“张先生，这表是你自己的吗？”“是的。”“不不不！”老广东的头摇得象拨浪鼓，用很肯定的语气说，“张先生，真人面前不说假，请不要见怪，据我所知，你决不是这表真正的主人！”“啊？马先生你这不是小看人了吗？”关涛嘴上这么说，心里不由十分佩服老广东的眼力。有心要掏他的话，便故意用言语激他。老广东还是笑着说：“不是我瞧不起张先生，因为这块表实在非比一般，在当今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。它的主人姓刘。先生你……”老广东没说下去，只是摇了摇头。“马先生真是好眼力，不愧是钟表行家，这块表确实是鄙友刘先生的。”说着，又递过去一支烟，“不过，马先生说这块表是世上独一无二，未免言过其实了吧！”

经关涛这么一捧、一激，老广东话匣子打开了：“一点也没夸大，这事是鄙人亲眼所见！”于是，老广东便滔滔不绝地说出了这块表的来龙去脉。

事情发生在十多年以前，瑞士有一位钟表巨商，一次贩运大批名表漂洋过海。谁知，东渡太平洋时，遇上了海盗，被洗劫一空。他死里逃生，逃到了上海。虽说原先在上海也结识这儿生意场上的朋友，可是，一旦破产，就弄得借贷无门了，要向朋友们借几个盘缠回瑞士，也到处遭到白眼。没办法，只好流落街头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他突然想到了曾有过一面之交的刘叶枫，当时他是棉纺行业的大老板。